

中国新文学
批评文库
Wen Xue
贺仲明\李遇春\主编

从『实感』 经验』出发



刘志荣
／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014035765

I206.7-53
67

从“实感 经验”出发

刘志荣 / 著



I 206.7-53

67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2295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实感经验”出发/刘志荣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4
(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

ISBN 978 - 7 - 218 - 09245 - 4

I. ①从…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批评—文集 IV. ①I206.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3392 号

Cong shigan jingyan chufa

从“实感经验”出发

刘志荣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出版策划: 肖风华

责任编辑: 肖风华 古海阳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 - 7 - 218 - 09245 - 4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00 千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总序

当前社会中，文学批评的形象已经不是那么光彩。作家在质疑批评家的严酷和片面，读者在怀疑批评家的诚信，批评家自己也不满现状，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反思的声音。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也与当前文学的整体处境有密切关系，但文学批评自身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如何恢复批评家的形象，让文学批评发挥正常功能，在文学活动中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很值得深入的思考，以及批评家们的身体力行。

在我们看来，文学批评所涉及的内涵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也是当前文学批评最需要加强的，是这两个方面：

一是批评的气度。所谓气度，就是要有胸怀和高度。文学的发展非常迅速，面对文学的变化和多样性发展，不是墨守成规，故步自封，以封闭的僵化的眼光去看待，而是立足于广阔的视野，以发展的姿态来认识。批评的胸怀是与批评者的思想高度相密切关联的。只有拥有对文学的深刻认识，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现实，才可能不被现实所遮蔽，能够全面、客观地看待现实，看待文学中的潮流和变化。

二是批评的力度。批评有胸怀不是无主见、做乡愿，相反，它需要思想的独立性，需要批判精神。这就使它与批评力度结合在一起。文学批评不是廉价歌颂，不是讲人情，它最终的负责对象是文学，是我们的时代。因此，文学批评不应该有太多的顾忌，不应该考虑文学之外的人情、政治和商业等因素，应该在坚持自我的前提下，显示出自己的观点，彰显自己的力量。

文学批评的气度和力度各有侧重，但又密切关联，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着良性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就当前文学而言，无论是被众多作家诟病的酷评，还是深为读者所反感的商业批评、人情批评，都与这两方面的匮乏有直接关系。

当然，要做到文学批评的气度和力度并不容易。它需要有主观和客观

两方面的要求。从主观方面来说，批评家要有较好的自身修养。对文学的认识、见解需要对而有深度，而且对文学历史、文学理论也要有较深的造诣，能够认识和把握到文学的某些规律和审美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批评家要有很好的品格素养。有坚定的独立性。因为在当前社会，政治、经济、人情等因素严重地渗透到文学活动中，如果没有独立而坚定的人格素养，很容易随波逐流，甚至沦为权力、金钱或人情的奴隶。只有精神的独立，才能保持批评的独立。

在当前文学体制中，身处大学校园的所谓“学院批评家”应该具有某方面的客观优势。因为他们身在大学，不隶属文学体制之内，可以与文学体制、文学编辑和作家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起文学体制内的批评家，学院批评家显然可以少受一些限制和掣肘，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自由的发言权。

当然，这些都仅仅只是客观条件而已。对于当前的文学批评家来说，更重要、也更艰难的还是主观条件。姑且不说文学审美和文学历史方面的较深素养，即说精神的独立性，在现在这样一个“地球村”的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使在大学校园中，要真正保持独立精神，也是相当困难的，需要批评家们自身持续不懈的人格修养。

而且，在学院内，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体制钳制，它们也会对批评家的创造性、独立性构成限制和伤害。另一方面，学院批评家也不能完全局限在学院之内，在与文学现场相隔膜的背景下闭门造车，因为文学批评也需要有文学现场感，需要了解和跟踪文学的动态，与社会相发展，否则就会影响文学批评的准确性和鲜活感。学院内的批评家要做好文学内与外、出与入之间的平衡，是一件需要仔细斟酌的事情。

出于对学院批评的期待，也出于对当前文学批评整体上的补正，我们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了这套由学院内部文学批评家为作者队伍的文学批评丛书。相对而言，这些作者具有较好的文学史意识，能够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文学。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具有了文学批评气度和力度一定的基础。当然，这些批评是否具备了真正的气度和力度，还需要读者去检验和评判——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它最可靠的检验者只能是读者，是未来的文学史。

主编谨识

2013年9月10日

把近些年所写的关于当代文学的文章结集起来，是对过去一个方面的工作的交代，却也因之有机会对其进行反思。

比较有意地要写一点当代文学评论的文章，在我是始于2005年，此前虽间有所作，然或出兴致，或因邀约，都算不上自觉，要说自觉地要用批评的形式有所表达，确实是要晚到这一年——那起手的试笔，就是收入本集的漫谈贾樟柯电影的文章。然而，即使起步如此之晚，也已过去了六七年，时间不算太短，所得却如此微薄——集中文章不过二十篇，也还收入了2005年之前的几篇，可见此后每年所做也不过二三篇——要说做批评家，实在是一个不够用功的批评家，好在一开始也就没有打算挂此招牌，如此低产倒也心安理得。

集子题曰“从‘实感经验’出发”，乃是源于近些年来我在不同场合对“实感经验”对于文学（包括写作、批评和研究各个领域）的重要性的强调。这一想法，说起来产生已经有十多年，但近年来却似乎并未过时，而且似乎有愈加强调的必要，因为此前自己一直只是泛泛谈及，也便想借此机会，对之进行比较集中的申说。

我使用“实感经验”这个词，首先指代的是“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和感受”。在我看来，这种“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和感受”才是第一性的，也才是思想和艺术的比较正当的起源。不过既然是“经验”和“感受”，在一开始它就有一种“主客观合一”的情形，既非所谓的不依赖主观的“客观现实”，也非单纯臆想的“主观感受”。“实感经验”一开始就同时包

含了主观和客观的因素，没法将二者进行简单剥离——这确实是实际经历过的而非臆造的经验，主体也对之有自然而深刻的体会，在此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不同于凡俗的洞见，此类实际的、自然的经验、体会和洞见，也才能成为真正能够有所感发的思想和艺术的起源。当然，从“实感经验”出发，思想可以越来越深入，艺术也可以用各种手段进行虚构和发挥，然而各种宏大的构造，追溯到基础，仍然是实际的经验、体会和洞见，核心的悟解，追溯到源头，也经常只有少数的几点——就此来说，把“实感经验”看作思想和艺术的基础和起源，应该说，可能是相对流弊较少的意见。^{〔1〕}

从“实感经验”出发，看似为比较朴素的意见，实际上却不太容易获得认同。现代以来，学界热衷的是引进和建构各种整体性的理论，以至连自己切身的经验和感受，都要通过各种整体性的理论，才能获得合法性和表达的可能——由此造成的流弊数不胜数，在实践中屡屡造成各种脱离实际的恶果，在思维上更是使得自己落入固执僵化和不断被“洗脑”的窘境。而从“实感经验”出发，首先就意味着对各种整体性的理论建构进行质疑——整体绝没有那么容易达到，对之似乎有点体会者，也经常会感到很难用通常的方式对之进行述说，而任何对此毫无体会率尔进行的理论建构和直接表述，一般来说，都难以避免地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固结——更常见的，则是各种品类还要远为低劣的说辞。因此，在未能窥到整体的面影之前，最好不妄发议论，对之保持沉默，犹如古代绘画中意味深长的“留白”，这也意味着，更为落实的做法，是从对自己的切身经验和感受的描述和分析开始——而这种描述和分析，也包含了对之的检查和反思，从而本身也就包含了自我解构和上升的可能。相比于沿用各种既成理论来规约、简化和宰制自己的经验和感受，从“实感经验”出发，因为没有既

〔1〕从哲学上考察，“实感经验”最接近的可能是唯识学中相对于“比量”的“现量”概念。最近注意到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纯粹经验”概念，似也非常近似，然而尚待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实感经验”没法将主体剥离成为所谓的“客观现实”，也以唯识学中的比喻最为精当。境界本身随着主体状态的不同而有变化，是一般人也有的经验，唯识学中则进一步将之明确界说为“相依”，以譬喻说，则如：人见水现为水，天见水现为琉璃，鱼龙目为烟云，饿鬼见之则为脓血。

定的理论作为依靠和导引，从而意味着去走一条更为困难却也更为踏实的道路，也因之，归根结底，是一条更为平易通达的道路。

在具体实践中，我不但把“实感经验”看作思想和艺术的正当起源，也把“从‘实感经验’出发”看作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正当途径。这也就产生了对“实感经验”的第二个解释，即在批评实践中对作品本身亲切而独到的体会，以及研究过程中对于材料的实际考察和探讨形成的独特的见解。批评要在认真读过文本后，从真正触动自己之处出发，如此方不至于牺牲自己和文本息息交流产生的信息，落为不痛不痒或者简单的理论推导、演绎式的批评；研究要亲自去掌握、阅读尽可能全面的资料并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拷问，从而形成自己的、不人云亦云的见解——实际掌握、触摸各种材料的功夫和深入研究、讨论的过程，如同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所言，不容回避，也无法请人代劳，因为经验和认识程度不同的研究者，对于资料和信息敏感度和重要性，认识和处理可以完全不同。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从“实感经验”出发，并不意味着拘执于自己已有的、既成的、狭隘的“经验”——“实感经验”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展开的过程，随着主体的经历、眼界和见识的变化，实感经验和认识本身也在变化，只是这变化本身，仍是和自身的经历（包括阅读和研究经历）和思考紧密相关，既非既定话语的传声筒，也非现成理论的推导或者向壁虚构的臆说。经验当然是越丰富越好，眼界当然是越开阔越好，见识当然是越高明越好，但在这过程中，要始终避免不加验证地接受任何既成理论和思维定势，更要避免以之化简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那种对于一切都有现成的、简单的、一清二楚的解说的诱惑，始终是巨大的，而且经常要到其发展为某种明显的荒谬论断时，才被人们意识到。从“实感经验”出发，从始至终都要对这种简单化的诱惑保持警惕和审视的态度，即使在实践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偶尔要借用乃至形成某种理论，但在这过程中，要始终清楚和不断地提醒自己理论对于经验来说始终处于次级地位，因而不可避免具有暂时的、借用的因之需要不断调整和修正的性质。

从“实感经验”出发，也绝非是对以往所谓“艺术源于生活”论的简单重提，笔者在别处曾对之进行说明：“‘实感经验’这个词汇，在强调生活经验的同时，也强调主体的活生生的不可替代的感性。这种经验一

开始就有一种主客观交融的性质，因为对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不存在可以把人剥离的、纯客观化的‘生活’，具有的一定是他自己具体的、实在的、有血有肉、有汗有泪的经验。比起‘源于生活’论经常暗含的对于基于反映论的现实主义的偏好，‘实感经验’这个词汇由于一开始就内含了对感性的重视，也能够涵纳更为丰富的创作经验（譬如浪漫主义与各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此外由‘源于生活’而引申出的‘高于生活’的论述，经常导致文学最后沦为观念与理论的传声筒，‘实感经验’这一词汇由于对于具体的活生生的感性经验的重视，也可以作为对之的一副中和剂或治疗剂。”^{〔1〕}就此来说，在笔者看来，“实感经验”非常清楚地贯穿于各种有价值的创作、批评、思考和研究的整个过程，它从始至终不可须臾离之——未能意识到此点的朋友，恐怕是对于“实感经验”的所指、意义和重要性，根本上尚欠缺切身的体会。

需要补充说明两点：一是从“实感经验”出发，如何看待艺术创作中时空范围内不属于创作者自身直接经验的经验；二是如何看待文学艺术中的想象和虚构。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那些超出创作者自身直接经验的经验，一般来说，是其他亲历者的“实感经验”，创作者或者通过与之的直接交流获得，或者通过阅读与研究获得——它们一般来说是一种次级经验，其丰富性和直接性，经常没法与直接经验相比，但接受者也可能在此过程中，形成某种非同一般的顿悟、洞见和新解——犹如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经验——从而也会产生直接的激发作用。这也就牵涉到了对艺术创作中的想象与虚构的理解，后者与艺术家自身的先天禀赋和后天修为分不开，并且极大依赖于自身的实际经验和洞见——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现实的抑或精神的——创作之中想象与虚构的可贵，经常在于某种突然的敞开作用和对既成模式的打破，这种情况的产生，除了主体内部某种不可究诘的作用外，与对实际经验的总结、考察乃至某种突然的变形和颠倒中产生的洞见密不可分。虚构与想象的世界，尽管可能非常不同于我们日常的世界，但恐怕仍然无法切断与主体的实感经验（广

〔1〕引见笔者与张新颖兄的对话集《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的序文。

义)和洞见的关系。

由于“实感经验”本身牵涉到一般所说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改变,都可能引起“实感经验”的改变。实际生活中的变化且不用说,主体自身的改变,譬如经验、眼界、见识的变化,也都可能引起对既成经验的不同发现和不同认识——极端情况下,甚至是彻底的颠倒和翻转。就此来说,从“实感经验”出发,始终会有两种可能的进步方向(尽管这两种路向本身可能息息相关乃至经常合二为一):一种是切身的实际经验的丰富和变化,另一则是主体自身眼界和见识的改变。一般来说,我们对第一种路向都会有所体会,实则第二种路向也非常重要。

叶维廉在收入《中国诗学》的一篇文章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海里有一只鱼儿上了陆地,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人、汽车、鸟儿等等。鱼儿回到海里,向同伴讲述自己的见闻,听它讲述的鱼儿脑子里产生这样的画面:“人”——长着两条腿的鱼;“汽车”——有着四个轮子的鱼;“鸟儿”——有着两只翅膀、扇动着翅膀在海水里游来游去的鱼……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故事,注意的是其中所述的“实感经验”难以完全传达的一面,换句话说,鱼儿要知道海洋外的事情,只有亲自到海洋外走一遭。近年来,发现自己注意的侧重点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注意到主体自身在认识时的一些固有的局限,也越来越重视伴随着实感经验和洞见的变化而来的主体自身的改变,简而言之,鱼儿上了陆地,就已不再是鱼儿。

简单交代一下关于“实感经验”的想法在我这里的形成过程。尽管从小就聆听作文要有“真情实感”之类的教训,但如同所有的老生常谈,此类话语很少形成真正的理论反思。真正思考这里涉及的问题,缘于研究张爱玲。

张爱玲有一个特别的癖好,就是对于“事实”——“真人实事”的兴趣,这种个人性的癖好,在她那里其实发展成了一种小说美学,注重于真实人生经验的“新鲜”、微妙、不可“移植”的性质。过去读张爱玲写旧式大家庭和上海市民生活和心态的小说,一直觉得与其他作家相比,有一种特殊的说不清楚的韵味,后来读到她的一些表述,才清楚这种特殊

的根源，在于完全是以“真人实事”为基础的——她自己晚年说得很明白：“《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也就是所谓的documentaries。”（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张爱玲的这些表述，在其亲友的回忆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对于一开始疑惑不解的读者和研究者，这些表述都可以提供关键性的线索。当然，作家本身也有特殊的才能，而“实事”和“文学”，毕竟不能混淆，但来自实际生活的“新鲜”和“韵味”——乃至出乎任何推理和想象之外的人性流露，却无论如何是向壁虚构替代不了的。

张爱玲的这种想法，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并不是主流，主流的想法是要对实际经验提炼、加工、改造、拔高以塑造“典型”之类，这种倾向看似有理，实践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种既成理论对于实际经验的过度介入乃至宰割和遮蔽，最终是用理论建构代替实际经验——而这种想法的流风余韵，迄今仍未断绝，且经常有借种种整体性的理论说辞和流行口号卷土重来之势。回过头来看张爱玲的创作，与受主流理论影响乃至宰制的作家的创作相比，何种写作更诚实、更有力、成就更高，岂非一清二楚？这种对实际人生经验的重视，对于种种不尊重“实感经验”的写作倾向——尤其对于为之推波助澜、摇旗呐喊的理论来说，是一副不可或缺解毒剂。

关于张爱玲的上述思考，事实上影响了我后来对于沈从文和鲁迅的思考——这三位是我最为推崇的民国小说家。因为自己出身乡村，对于沈从文写湘西的那一批小说，天生有一种认同，因为其中能写出乡村生活以及乡人内心世界的丰富、曲折和生动，不同于启蒙或革命论述中致命的单调。沈从文后来也有“写一个地方要了解那个地方的一切”的论述——这个论述弄得不好很可能会导致类似“体验生活”之类的虚假的经验获得方式，但在他自己那里，对于乡村的了解，其实完全来自于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家乡的闲逛和流浪经验，是比较自然而正常的经验形成方式。至于鲁迅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和中国生活的缺陷，更是自己亲身体验的一种表达，而其对实际生活的重视，以及与各种教条主义的分歧，用其杂文里的一句话——难以“为热带人语冰”，已可略见一斑了。

这些思考一直积累在心里，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表达。直到

2002年的时候，和我的同学、专门研究胡风的韩国学者鲁贞银一起讨论胡风，其间她提到：胡风说自己对鲁迅的理解，来自于他与鲁迅交往的“实感”——这个说法以前陈思和老师讲文学史的时候似乎也特意说起过，但一直沉睡在内心中，这个时候被电光火石般地唤醒，此后我就有意识地借用“实感”一词生造了“实感经验”这个词组来指代上述逐步形成的想法。回过头来看，复旦的批评和研究气氛，本身也就比较重视阅读和研究之中的“实感”，这个想法的产生，本身就受到这种氛围的无意识激发，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我自己只不过是对之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引申和发挥而已。

这也就出现了某种比较有趣的情况：自从自觉地开始使用“实感经验”这个词汇以来，也经常会发现别人也在使用类似的词汇——后来更从一些日本朋友的文章中看到“实感”这个词，譬如坂井洋史先生便在一次访谈中说起，自己当年跟贾植芳先生学习，最大的收获不是泡图书馆，而是在贾府与各色人等交往以及在上海和中国各地“乱蹓”获得的“实感”。更为有趣的是，去年下半年我有机会来到东京，还未开始到处“乱蹓”，便注意到满大街都是什么什么的“实感”。“实感”一词在汉语中不是生僻词，但似乎在日语中日常生活里使用得更普遍些——日语和汉语的词义，可能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但更多的应该是相通——我很怀疑当年胡风使用“实感”一词时，就已经受到了日语的影响，这方面也许可以做词语考古学方面的考证辨析，但更有启发，也更紧要的，可能还是跨越时间和国界的思想 and 艺术上的同心同理，比起词汇来，这种同心同理，应该更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同。^{〔1〕}

应该特别指出，关于“实感经验”的思考，也得益于和张新颖兄的讨论。我关于“实感经验”的想法，一开始比较偏重于实际经验的具体、生动、丰富和不可替代，可以说比较偏重于“实”，但近些年，越来越注意

〔1〕日语中的“实感”一词，一般在不太学术化的场合使用，有两个意思：一是相对于“想象”和“空想”的“接触实际事物产生的感觉”，二是犹如实际经历过的事物的非常生动的感觉。我所使用的“实感”一词，比较接近于第一个意思——尽管作为此种艺术方式的表达效果，第二个意思也可以表达其中的一部分，然而这种“生动”的效果，也许会有流于表面的倾向，并不见得一定要去追求。

经验主体的真诚、敏锐及可能的变化和提高，可以说更侧重于“感”。这个变化发生的过程中，有很多助缘——近年来跟着老师读古书可能是自觉起来的最大助因，而张新颖兄对于鲁迅和穆旦的讨论，却是我注意往这方面思考的比较早的触机——有关情况可见他的文章和我们的几次对话，在此不再赘述。

回头来看，关于“实感经验”的想法，起头比较早，比较明确地使用这一词汇则要到2002年，嗣后就比较有意识地将之运用到研究和批评之中。大概因为经常提及，因而无意识地影响和有意识地鼓励了周围一些朋友一同进行讨论，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有各自的表述，也有年轻的朋友进行过理论化的尝试，但我自己除了在一些文章中使用并略作说明外，从未进行过集中的解释（因为从一开始就对“理论化”心存怀疑），此外也还有很多未曾明确表达过的意思，也就在此一并做一说明吧。

2012年2月27日草，7月31日改，9月21日定，早稻田访学旅次

附言：感谢李遇春兄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好意，使此书有机会同读者见面。感谢责任编辑肖风华先生、古海阳先生为此书付出的辛劳。

目录 CONTENTS

自序 / 1

第一辑

当代艺文漫笔 / 1

信仰的，小说的

——张承志《心灵史》与杨争光《流放》对读 / 2

漫谈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 / 5

缓慢的流水，惶恐的挽歌

——漫谈贾平凹的《秦腔》 / 19

“心魔”与“净土”

——阎强国小说印象 / 32

蓝天白云之下，战争之外，还有……

——读宗璞的《东藏记》 / 37

提前死亡者或康复者纪事

——刁斗《我哥刁北年表》阅读笔记 / 40

大地与天空的辽阔与隐秘

——李娟散文漫谈 / 51

莫言小说想象力的两个特征及其来踪去向 / 63

第二辑

对话与漫谈 / 81

王小波：先锋与现实 / 82

王安忆：作家的第二口气 / 91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

——从《妇女闲聊录》反省“文学性” / 98

“内在于”时代的实感经验及其“冒犯”性

——谈《兄弟》，并谈《兄弟》触及的一些基本问题 / 113

第三辑 倾向与潮流 / 137

藏地经验与当代文学 / 138

当代中国新科幻中的人文议题 / 148

近二十年中国文学中的荒诞现实主义 / 167

我们时代的内心生活

——新世纪三部中国小说的解读 / 202

第四辑 批评随感 / 229

听音寻路 / 230

一点感想 / 232

“爱美”的批评 / 235

批评是一种修行 / 238

跋 / 240

第一辑

当代艺文漫笔

信仰的，小说的

——张承志《心灵史》与杨争光《流放》对读

“信仰”与“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虽然在有些时候会有所融合，但归根结底，它们中间存在着相当深刻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两种迥然不同的精神活动与运思范型。信仰涉及的是单纯，小说涉及的却是复杂；信仰涉及的是清晰，小说涉及的却是暧昧。

对这一差异的意识，乃是由于阅读杨争光的小小说《流放》，并将之与张承志的《心灵史》进行对照之后的感想。两部小说，都涉及宗教与世俗两种因素，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本。《流放》的主要情节，描述的是清兵管带刘杰三押解一个几近绝灭的教门流放伊犁的旅程。作为一篇典型的现代小说，这一苦恼的旅程被呈现为一种典型的反讽：旅途的结尾对人物的追求形成了尖锐的嘲弄。书中的刘杰三熟读《康熙字典》，显然是暗示他所崇奉的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事实上，刘杰三如同许多普通人一样，对于涉及终极的问题并不愿意过分深究，奉公守法，遵从命令，即使内心不情愿也不去追问命令是否合理。这样的一个普通人，却要面对一群他完全理解不了的教民；他自居正确尽责，面对囚犯们的固执坚韧内心却混乱不堪；他有权力在肉体上对他们进行管制，却无法在精神上让他们驯服。与此恰成对照，那些被押解流放的教民们，濒临绝境却仍保持着尊严，他们放弃了反抗，却仍固执地坚守着信仰的完整，日日坚持着固定的仪式，也坚守着对一位怀有教门领袖骨血的女子传承教门的希望。流放途中，两种力量摩擦、冲突，互相敌视，互不理解，似乎永远不会有真正对话的可能。但在小说的结尾，面对共同的命运的嘲弄，他们却似乎获得了一种默契与沟通：忠诚尽责的刘管带，抵达伊犁后因丢失公文，被当成